《采芣》、《采蘋》、《甘棠》创作年代考论

——《诗·召南》创作年代考论之一

罗 姝

(上海财经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, 上海 200083)

摘要:《采芣》为写召南贵族夫人采集白蒿以奉祭祀之作,《采蘋》为写将要出嫁的召南贵族少女采集浮萍、水藻后举行婚前教成祭祀仪式之作,二诗皆当作于周平王(前770年~前720年在位)初年;《甘棠》为召伯虎卒后故西周王畿遗民的悼亡怀念之作,当作于周平王元年至十二年(前770年~前759年)“二王并立”之时。

关键词:《诗经》;《召南》;《采芣》;《采蘋》;《甘棠》;创作年代

中图分类号: I207 **文献标识码:** A **文章编号:** 1007-7030(2014)01-0075-06

《诗》的断代研究,至迟从《诗序》产生的时代已经开始了。我们可从《国语》、《左传》、《论语》等文献中看到,春秋时期人们赋《诗》、引《诗》、论《诗》时,往往会提到《诗》中具体篇目的作者,自然亦明白某一诗篇的创作年代。因为,在《诗》之传播与接受过程中,要了解某首诗歌的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,首先必须了解其创作背景、创作缘由与创作年代,方可做到“知人论世”,把握其时代特征,进而进一步考察诗歌创作流变的基本状况及其艺术规律。这就是自汉代以降至今人们依然关注《诗》的断代研究的基本理据,亦是我們进行“春秋诗歌系年辑证”课题研究的初衷。所谓“系年”,就是尽可能准确地考订作品的创作年代,将作品按照创作年代之序重新进行排列,为研究春秋时期不同阶段诗歌创作的基本特征奠定可靠的文献依据,从而探求每一个社会阶段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与诗歌创作的互动关系,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出春秋时期

诗歌创作发展、兴盛、衰亡的外在的社会因子与内在的艺术因子,归纳出春秋诗歌创作流变的一般规律。所谓“辑证”,就是尽最大可能地搜集、整理、归纳先哲时贤关于《诗》断代研究的诸种“异说”,并在此基础上,将诗与史结合、传统方法与现代方法结合,或自立新说,或补证旧说,或择善而从,从而排定出一个比较可信的诗歌创作年代“谱系”来。《诗·召南》凡十四篇,为十五“国风”之次,足见其在传世《诗》定本时的重要地位。本文选择《采芣》、《采蘋》、《甘棠》三诗,拟以先哲时贤已有的研究成果为基础,提出我们对其创作年代的一孔之见,以求教于方家。

一、召南人作《采芣》

《采芣》为写召南贵族夫人采集白蒿以奉祭祀之作。其创作年代,先哲时贤主要有十说:一为阙疑说。毛《序》:“《采芣》,夫人不失职也,

收稿日期:2013-04-26

基金项目:国家社科基金项目(09BZW016)

作者简介:罗姝(1975-),女,山西天镇人,北京语言大学博士后,韩国国立庆北大学文学博士,上海财经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讲师,主要从事先秦文学和语言学研究。

夫人可以奉祭祀，则不失职矣。”^{[1]284}宋朱熹《诗序辨说》无说。宋王质《诗总闻》卷一^[2]、明季本《诗说解颐正释》卷二^[3]、姚舜牧《重订诗经疑问》卷一^[4]、清李光地《诗所》卷一^[5]、范家相《诗溍》卷一^[6]、姜炳璋《诗序补义》卷二^[7]皆同，伪《子贡诗传》^[8]、伪《申培诗说》^[9]亦同。谨案：毛《序》之“美诸侯夫人不失职”说，《诗总闻》之“与《关雎》末章同意”说，《诗说解颐正释》之“美公侯之夫人有肃雝之德”说，伪《诗传》、伪《诗说》之“美诸侯夫人有亲蚕之礼”说，《重订诗经疑问》之“美大夫妻之躬为采”说，《诗溍》之“乐不失职”说，《诗序补义》之“宫人美诸侯夫人能奉祭祀”说，《诗所》之“所以供祭衣”说，诗旨解说虽异，然皆不着作世。《诗溍》截取毛《序》首句立说，《三家诗拾遗》却从宋晁说《景迂生集》之“周康王之世”说，则范氏乃持两可之说。二为周武王四年（约前 1066 年）之后说。汉郑玄《诗谱·周南召南谱》：“武王伐纣定天下，巡守述职，陈诵诸国之诗以观民风，六州者得二公之德教尤纯，故独录之，属之大师，分而国之。”^{[1]264}又，《史记·周本纪》：“武王即位，太公望为师，周公旦为辅，召公、毕公之徒左右王，师修文王绪业。……（十二年）二月甲子昧爽，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，乃誓。……誓已，诸侯兵会者车四千乘，陈师牧野。帝纣闻武王来，亦发兵七十万人距武王。武王使师尚父与百夫致师，以大卒驰帝纣师。”^{[10]81-83}案：周武王伐商克殷之年代，自古及今多歧说。笔者此所谓周武王四年（约前 1066 年），乃从范文澜《中国通史·西周纪念表》（人民出版社，1979 年）说。三为周文王之世（约前 1119 年～前 1070 年）说。《诗·周南·关雎》孔《疏》：“二《南》之风，实文王之化。而美后妃之德者，以夫妇之性人伦之重。……文王和好众妾之怨耦者，使皆说乐也。”^{[1]269}四为泛言周康王之世（约前 1026 年～前 1001 年）说。宋晁说之《景迂生集·诗之序论三》：“齐、鲁、韩三家之《诗》，……所说与毛《诗》又不类，以《关雎》、《葛覃》、《卷耳》、《鹊巢》、《采芣》、《采蘋》、《驺虞》、《鹿鸣》、《四牡》、《皇皇者华》之类，皆为康王诗。”^[11]五为泛言西周时期（约前 1066 年～前 771 年）说。许廷桂《〈诗经〉结集平王初年考》：“因此我们可以认定

《诗经》里的作品，包括《国风》，基本上都是反映的我国西周时代的社会生活图景。”^[12]六为泛言春秋时期（前 770 年～前 454 年）说。翟相君《二南系东周王室诗》：“我们从多方面考察，认为二南是东周王室诗，产生于东周王室洛邑，即今河南省的洛阳市。”^[13]其《〈采芣〉〈采蘋〉正解》说同。^[14]七为西周初期（约前 1066 年之后）说。刘操南《诗三百篇的创作与累积考说》：“从历史地域诸侯国家统率的版图的沿革来看，《周南》《召南》中所收诗篇系之周初是合理的。”^[15]八为周平王元年（前 770 年）前后说。程俊英、蒋见元《诗经注析》：“二《南》是西周末、东周初，即周王室东迁前后的作品。”^[16]九为春秋前期（前 770 年～前 680 年）说。赵逵夫《论〈诗经〉的编集与〈雅〉诗的分为‘小’、‘大’两部分》：“第一次辑起的只有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、《邶风》、《鄘风》、《卫风》和《小雅》，其余都是第二次增编的。第一次所编集的作品大部分产生于西周末年、东周初年，而以周宣王时代的为最多。……这就是《诗》的最初的集结。这个时间大约在公元前七世纪末叶，约当春秋前期。”^[17]而笔者所谓“春秋前期”，指周平王东迁之后至齐桓公鄆之会之前，即“礼乐征伐自天子出”时期，亦即周平王元年至周僖王二年（前 770 年～前 680 年）。十为周康王二十四年（约前 1003 年）前后说。黄震云《二〈南〉写作时地考》：“《周南》与《召南》应该肯定是关于周公和召公的作品，少量是周公、召公死后的作品，也就是说他们在世的时候还没有编定，编定者仍然应该是周朝的太师。”^[18]《史记·鲁世家》：“周公在丰，病，将没，……周公既卒，成王亦让，葬周公于毕，从文王，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。”^{[10]1227}今本《竹书纪年》：“（周成王二十一年）周文公薨于丰。”^{[19]84}案：张西孔、田珏《中国历史大事编年》^{[20]68}据清齐召南《历代帝王年表》系于周成王十一年（约前 1053 年），此不取。

笔者以为，就所有二《南》作品之作时来看，历来治毛《诗》者认为是歌颂“文王之化”、“后妃之德”的作品，故将其创作年代上推至周文王时代。此说之失主要有二：一为就作品所描写的内容来看，二《南》中以反映妇女劳动、恋爱、归宁、思夫、拒暴等家庭生活与思想感情的

诗居多，还有一些反映礼俗之作，表达了贺新婚、祝多子等主题，无论如何也难以看出它们与“文王”、“后妃”之关系。二为就二《南》之名的形成来看，尽管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之名始于西周初期武王、成王时代的周公旦与召公奭“分陕而治”，但并不意味着二《南》就是武王、成王时代创作的作品。既然“周南”之名一直可以保留到西汉初年，那么“召南”之名至迟也会保留到平王东迁洛邑之后。也就是说，在平王东迁洛邑前后创作于“二南”地区的诗歌皆可归于二《南》之目中。二《南》之名的出现的确与西周初期开始形成的周文公旦、召康公奭“分陕而治”的政治管理体制有关，亦与西周初期开始形成的周文公旦、召康公奭分别担任东西二师军监的军事管理体制有关，则《周南》为周公所统率的陕以东成周（洛邑）以南地域的诗歌，《召南》为召公所统率的陕以西的宗周（镐京）以南地域的诗歌。但是，这并非意味着二《南》就是西周初年之作。故我们认为二《南》大多为春秋初年即周平王东迁（前 770 年）之后的作品。就《采蘋》一诗而言，据隐三年《左传》，周平王五十一年（前 720 年）时鲁君子已引《采蘋》，此时《采蘋》流传于世。^[21]则《采蘋》创作年代之下限为周平王五十一年（前 720 年）。故我们认为《采蘋》当为周平王初年所作。

二、召南人作《采蘋》

《采蘋》为写将要出嫁的召南贵族少女采集浮萍、水藻后举行婚前教成祭祀仪式之作（毛《传》）。其创作年代，先哲时贤主要有十说：一为阙疑说。毛《序》：“《采蘋》，大夫妻能循法度也。能循法度，则可以承先祖共祭祀矣。”^{[1]286}宋朱熹《诗序辩说》无说。毛《传》、《后汉书·列女传》载班昭《女诫》^[22]、宋王质《诗总闻》卷一、明朱善《诗解颐》卷一^[23]、姚舜牧《重订诗经疑问》卷一、清傅恒等《钦定诗义折中》卷二^[24]、李光地《诗所》卷一、范家相《诗渚》卷一及山乡《女子嫁前要祭高禘：〈诗经·召南·采蘋〉解读》^[25]皆同，伪《子贡诗传》、伪《申培诗说》亦同。谨案：毛《序》之“大夫妻能循法度”说，毛《传》之“教成之祭”说，《女戒》之“斋告先君明当主继祭祀”说，《诗总闻》之“美卑者任劳”说，《诗解颐》之“美自

季女”说，伪《诗传》之“国史美内子能勤于祭祀”说，伪《诗说》之“内子敬祭”说，《重订诗经疑问》之“美大夫妻之躬为采”说，《钦定诗义折中》之“理阴教”说，《诗所》之“所以供祭品”说，《女子嫁前要祭高禘：〈诗经·召南·采蘋〉解读》之“女子嫁前祭高禘”说，诗旨解说虽异，然皆不着作世。《诗渚》截取毛《序》首句立说，《三家诗拾遗》却从宋晁说《景迂生集》之“周康王之世”说，则范氏乃持两可之说。二为周武王四年（约前 1066 年）之后说。见上引汉郑玄《诗谱·周南召南谱》。三为周文王之世（约前 1119 年～前 1070 年）说。见上引《诗·周南·关雎》孔《疏》，宋朱熹《诗集传》卷一^[26]、《诗传遗说》卷四^[27]说大同。案：朱《传》、《诗传遗说》解诗旨止取后《序》之说，作世则从孔《疏》说。四为周康王之世（约前 1026 年～前 1001 年）说。见上引宋晁说之《景迂生集·诗之序说三》。五为泛言西周时期（约前 1066 年～前 771 年）说。见上引许廷桂《〈诗经〉结集平王初年考》。六为泛言春秋时期（前 770 年～前 543 年）说。见上引翟相君《二南系东周王室诗》，《〈采蘋〉〈采蘋〉正解》说同。七为西周初期（约前 1066 年之后）说。见上引刘操南《诗三百篇的创作与累积考说》。八为周平王元年（前 770 年）前后说。见上引程俊英、蒋见元《诗经注析》^{[16]1}。九为春秋前期（前 770 年～前 680 年）说。见上引赵逵夫《论〈诗经〉的编集与〈雅〉诗的分为‘小’、‘大’两部分》。十为周康王二十四年（约前 1003 年）前后说。见上引黄震云《二〈南〉写作时地考》。

笔者以为，据隐三年《左传》，周平王五十一年（前 720 年）时鲁君子已引《采蘋》，此时《采蘋》已流传于世，则其创作年代之下限为周平王五十一年（前 720 年）。故我们认为，《采蘋》当为周平王初年作品。

三、召南人作《甘棠》

《甘棠》为平王东迁后不久西周王畿遗民思召伯虎（穆公）之作。^[28]其创作年代，先哲时贤主要有十一说：一为阙疑说。汉刘向《说苑·贵德篇》引孔子曰：“吾于《甘棠》，见宗庙之敬也。”^{[29]95}二为泛言周康王之世（约前 1026 年～前 1002 年）说。上博简第十简：“《甘棠》之保

(褒)。”^[30]¹³⁹第十五简：“及丌(其)人，敬𡗗(爱)丌(其)壹(树)，丌(其)保(褒)厚矣。《甘棠》之𡗗(爱)，𠄎(以)邵公……”^[30]¹⁴⁴第二十四简：“𡗗(吾)𠄎(以)《甘棠》𡗗(得)宗庙(庙)之敬。民𡗗(性)古(固)然。甚贵丌(其)人，必敬丌(其)立(位)；𡗗(悦)丌(其)人，必好丌(其)所为；𡗗(恶)丌(其)人者亦然。”^[29]¹⁵³今本《竹书纪年》：“(周康王)二十四年，召康公薨。”^[19]⁸⁶案：张西孔、田珏《中国历史大事编年》系于周康王二十六年(约前1001年)^[20]⁶⁹，此不取。毛《序》：“《甘棠》，美召伯也。召伯之教，明于南国。”^[2]²⁸⁷宋朱熹《诗序辩说》无说。汉韩婴《韩诗外传》卷二^[31]、北魏酈道元《水经·江水注》^[32]并引《韩诗·周南序》说同。三为周武王四年(约前1066年)之后说。见上引汉郑玄《诗谱·周南召南谱》，《甘棠》郑《笺》说同。四为周成王之世(约前1063年~前1027年)说。元许谦《诗集传名物钞》卷一：“《甘棠》，南国民思召伯。……召公文王时行化，此诗成王分陕后作。”^[33]五为周文王之世(约前1099年~前1069年)说。元朱公迁《诗经疏义会通·图说下》系于周文王世之诗。^[34]六为周康王、昭王之世(约前1026年~前977年)说。元朱倬《诗经疑问》卷一：“《甘棠》，思召伯。当在康、昭之世。”^[35]七为周平王元年(前770年)之后说。清魏源《诗古微·召南答问》：“周初东迁，岐丰西畿之地，尚为周所有，《甘棠》巡行之地，在陕以西，自不得入东都王城之风，而附之《召南》宜矣。”^[36]《诗序集义》说同。八为泛言西周时期(约前1066年~前771年)说。见上引许廷桂《〈诗经〉结集平王初年考》。九为西周(约前1066年~前771年)初期说。见上引刘操南《诗三百篇的创作与累积考说》。十为周平王元年(前770年)前后说。见上引程俊英、蒋见元《诗经注析》^[16]。十一为周康王二十四年(约前1003年)前后说。见上引黄震云《二〈南〉写作时地考》。笔者此从魏氏《诗古微》“周平王元年之后”说。兹补证有四：

其一，襄十四年《左传》、《史记·燕世家》之“召公”即定九年《左传》所引《甘棠》之“召伯”。襄十四年《左传》载晋大夫士鞅对秦景公问曰：“武子之德在民，如周人之思召公焉，爱其甘棠，况其子乎？”^[21]¹⁹⁵⁶定九年《左传》载

郑君子曰：“故用其道，不弃其人。诗云：‘蔽芾甘棠，勿剪勿伐，召伯所茇。’思其人，犹爱其树，况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！”^[21]²¹⁴⁴《史记·燕世家》：“召公卒，而民人思召公之政，怀棠树不敢伐，歌咏之，作《甘棠》之诗。”^[10]¹⁵⁵⁰可见，定九年《左传》引《诗》所谓“召伯”即襄十四年《左传》、《史记·燕世家》所谓“召公”。

其二，《左传》、《史记》之“召公”即《甘棠》之“召伯”，但未必即襄十四年《左传》杜《注》之“召公奭”。《甘棠》所美之“召伯”，《左传》何以称“召公”呢？此与西周初期召康公奭初封时称谓有关。据《逸周书·克殷解》、《僖四年《左传》、《史记·周本纪》、《鲁世家》、《燕世家》、《诗谱·周南召南谱》，召康公奭，召其采邑，康其谥，公其爵，奭其名。故清道光、咸丰年间在山东省梁山出土西周初年《大史友鬲》、传世周宣王时召伯虎所作祭祀先祖召公奭的《六年召伯虎簋》与《五年召伯虎簋》铭文均称“奭”为“召公”，与《逸周书·祭公解》载周公旦后裔祭公称“文祖周公”同；案：《大史友鬲》为梁山七器之一。说详：陈梦家《西周铜器断代(二)》(《考古学报》，1955年，第10期，第69-142页)、《西周铜器断代(三)》(《考古学报》，1956年，第11期，第56-114页)。《五年召伯虎簋》，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《殷周金文集成》(中华书局，1984-1994年)著录。《六年召伯虎簋》，见罗振玉《三代吉金文存》(中华书局，1983年)著录。而梁山铜器中召公奭之子祭祀召公奭之器、鼎、盃，又皆称“奭”为“召白父辛”，此“召白”即“召伯”。则召康公奭亦可称之为“召康伯奭”。奭入为王室卿士，位居三公，故可称之为“召公”；召公奭与周公旦“分陕而治”，为陕以西诸侯之方伯，故又可称之为“召伯”。按照西周时期世族世卿世官制度，西周时期召康公奭的后裔均当有“召公”之称，又有“召伯”之谓。则周宣王时期的召穆伯虎亦可称之为“召穆公虎”，故襄十四年《左传》士鞅所谓“召公”未必即为召公奭。

其三，诗经时代的“召伯”即周宣王中兴之臣召穆公虎。召穆公虎，穆为谥号，虎为名，故《大雅·江汉》又称其为“召虎”。“召公”在三百篇中凡二见：一是《大雅·江汉》之三章：

“王命召虎：‘来旬来宣。文武受命，召公维翰。无曰予小子，召公是似……于周受命，自召祖命。’虎拜稽首：‘天子万年。’虎拜稽首：‘对扬王休。作召公考，天子万寿’。”二是《大雅·召旻》之卒章：“昔先王受命，有如召公，日辟国百里。”此“召公”均指召康公奭。“召伯”在三百篇中除《甘棠》之外又二见：一是《小雅·黍苗》之首章：“悠悠南行，召伯劳之。”二是《大雅·崧高》之次章：“王命召伯，定申伯之宅。”此“召伯”均指《大雅·江汉》中征淮夷之“召虎”，即召穆公虎。可见，在诗经时代，“召公”为周武、成、康三王时期的召康公奭之专称，“召伯”则为周宣王中兴之臣召穆公虎之专称，故《甘棠》之“召伯”即召伯虎，亦即襄十四年《左传》、《史记·燕世家》之“召公”。^①

其四，《甘棠》为召伯虎卒后故西周王畿遗民的悼亡怀念之作。襄十四年《左传》：“如周人之思召公焉，爱其甘棠。”定九年《左传》：“思其人，犹爱其树。”^[21]则《左传》作者以《甘棠》为召伯虎卒后故西周王畿遗民的悼亡怀念之作。又，《汉书·韦贤传》载刘歆等《庙议》曰：“思其人，犹爱其树，况宗其道而毁其庙乎！”^[37]《说苑·贵德篇》引孔子曰：“吾于《甘棠》，见宗庙之敬也。”西汉刘氏父子的说法与襄十四年、定九年《左传》大同，其或即本《左传》。召伯虎卒年不可考，可假定与宣王卒年相近，大约在周宣王四十六年（前782年）左右；或老而从平王东迁后方卒，则大约在周平王元年（前770年）以后。

故我们认为，《甘棠》诗肯定作于召伯虎卒后，乃作此思召伯虎之诗。我们知道，周平王元年至十二年（前770年～前759年），周王室出现了平王宜臼与携王余臣“二王并立”的政治格局。在此期间，兄弟相争，战乱不断，民不聊生。^[38]如果我们将诗歌所写乱而思治的内容与“二王并立”的史实结合观之，此诗当为西周王畿遗民东迁后乱而思治之作。故其当作于周平王元年至十二年（前770年～前759年）“二王并立”期间。

综上所述，《采芣》为写召南贵族夫人采集

白蒿以奉祭祀之作，《采蘋》为写将要出嫁的召南贵族少女采集浮萍、水藻后举行婚前教成祭祀仪式之作，二诗皆当作于周平王（前770年～前720年在位）初年；《甘棠》为召伯虎卒后故西周王畿遗民的悼亡怀念之作，当作于周平王元年至十二年（前770年～前759年）“二王并立”之时。

参考文献：

- [1]孔颖达.毛诗正义[M].影印阮刻十三经注疏本.北京:中华书局,1980.
- [2]王质.诗总闻[M].丛书集成初编据咸丰元年(1851)钱仪吉刻经苑本排印本.北京:中华书局,1985.
- [3]季本.诗说解颐[M].胡宗宪刻本.1562(嘉靖四十一年).
- [4]姚舜牧.重订诗经疑问[M].六经堂刻五经疑问本.1605(明万历三十二年).
- [5]李光地.诗所[M].榕村全书本.1821(道光九年).
- [6]范家相.诗渾[M].范氏遗书家刻本.1774(乾隆三十九年).
- [7]姜炳璋.诗序补义[M].尊行堂刻本.1816(嘉庆二十年).
- [8]丰坊.子贡诗传[M].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明拥万堂刻本.济南:齐鲁书社,1997.
- [9]丰坊.申培诗说[M].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明拥万堂刻本.济南:齐鲁书社,1997.
- [10]司马迁.史记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59.
- [11]晁说之.景迂生集[M].临汀郡庠刻本.1167(乾道三年).
- [12]许廷桂.《诗经》结集平王初年考[J].西南师院学报:哲学社会科学版,1979(4):91-96.
- [13]翟相君.二南系东周王室诗[J].郑州大学学报:哲学社会科学版,1985(3):112-117.
- [14]翟相君.诗经新解[M].郑州:中州古籍出版社,1993:67-72.
- [15]刘操南.诗三百篇的创作与累积考说[J].杭州大学学报:哲学社会科学版,1988(2):44-51,58.
- [16]程俊英,蒋见元.诗经注析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91.
- [17]赵逵夫.论《诗经》的编集与《雅》诗的分“小”、“大”两部分[J].河北师院学报:哲学社会科学版,1996(1):74-84,90.
- [18]黄震云.二《南》写作时地考[J].诗经研究丛刊:7.北

^①参见：赵逵夫《中兴之业慷慨之音——周宣王中兴功臣诗考论》，《中华文史论丛》，总第55辑，1996年，第127-155页。

- 京:学苑出版社,2004:10-26.
- [19]王国维.今本竹书纪年疏证[M].黄永年,点校.沈阳:辽宁教育出版社,1997.
- [20]张西孔,田珏.中国历史大事编年:第1册[M].北京:北京出版社,1986.
- [21]孔颖达.春秋左传正义[M].影印阮刻十三经注疏本.北京:中华书局,1980.
- [22]范晔撰,李贤等注.后汉书[M].宋云彬等,点校.南宋绍兴本.北京:中华书局,1965.
- [23]朱善.诗解颐[M].纳兰性德刻通志堂经解本.1662-1772(康熙间).
- [24]傅恒等.钦定诗义折中[M].刻武英殿刻本.1756(乾隆二十年).
- [25]山乡.女子嫁前要祭高禘:《诗经·召南·采蘋》解读[J].集宁师专学报,2004(1):10-14.
- [26]朱熹.诗集传[M].夏祖尧,点校.四部丛刊三编日本东京岩崎氏静嘉文库藏宋本.长沙:岳麓书社1989.
- [27]朱鉴.诗传遗说[M].纳兰性德刻通志堂经解本.1662-1772(康熙间).
- [28]邵炳军,孙文芳.《诗·召南》三篇作者、诗旨与作时补证[M]//同止同探集——张志烈教授古稀纪念.成都:四川辞书出版社,2007:1-8.
- [29]向宗鲁.说苑校证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87.
- [30]马承源.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(一)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1.
- [31]屈守元.韩诗外传笺疏[M].成都:巴蜀书社,1996.
- [32]杨守敬,熊会贞.水经注疏[M].段熙仲,点校.陈桥驿,复校.南京:江苏古籍出版社,1989.
- [33]许谦.诗集传名物钞[M].丛书集成初编排印金华丛书本.北京:中华书局,1985.
- [34]朱公迁.诗经疏义会通[M].刘宗器安正堂刻本.1523(嘉靖二年).
- [35]朱倬.诗经疑问[M].菖节刻本.1347(至正七年).
- [36]魏源.诗古微[M].何慎怡等,点校.修吉堂刻本.长沙:岳麓书社,1989:431.
- [37]班固.撰.颜师古,注.汉书[M].傅东华等,点校.颜注本.北京:中华书局,1962:3127.
- [38]邵炳军.两周之际三次“二王并立”史实索隐[J].社会科学战线,2001(2):134-140.

When Were They Written? —— A Textual Research of *Cai Fan*, *Cai Ping* and *Gan Tang*

LUO Shu

(International Cultural Exchange School,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, Shanghai 200083, China)

Abstract: *Cai Fan* depicts the wife of a nobleman in Southern Shao region picking wormwood leaves for sacrifice. *Cai Ping* narrates that a noble maiden in Southern Shao region ready to be married picked duckweed and algae for before-marriage ceremony. These two poems should be written in the first years between 770 BC and 720 BC. *Gan Tang* was a mourning poem for Earl Shao on his death and should be written between 770 BC and 759 BC.

Key words: *The Book of Poetry*; Southern Shao; *Cai Fan*; *Cai Ping*; *Gan Tang*; creation time

(责任编辑 丛琮)